

卷十
六四五



名臣

歷代名臣傳卷之十四

高安朱

漳浦蔡世遠

漳浦藍鼎元分纂

唐

馬周

馬周字賓玉博州茌平人也少孤家貧嗜學善詩春秋然性曠邁鄉人以無細謹薄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以不屑治事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資給使入關畱汴為浚儀令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四

馬周

一

崔賢所辱遂激而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焉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周為何條二十事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為之帝令召周未至使者數輩敦趣及見與語大悅詔直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奉使稱職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匹周上疏曰臣每觀前史見賢者忠孝事未嘗不掩卷長想思履其迹臣不幸蚤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來事可為者惟忠義而已陛下不以臣愚擢臣不次輒竭區區伏見大安宮在宮城右墻宇



門闕方紫極為卑小。東宮皇太子居之。而在內。大安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皇雖志清儉。愛惜人力。而蕃夷朝見四方觀聽。有不足焉。臣願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伏讀明詔。以二月幸九成宮。竊惟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里而遠。萬一太上皇思感。欲見陛下。何以逮之。今茲本為避暑行也。太上皇畱熱處。陛下走涼處。溫清之道。臣所未安。伏見詔宗室功臣。悉就藩國。遂貽子孫。世守其政。與國無疆。臣謂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必使世官也。且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令有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四

馬周

二

不肖子。襲封嗣職。兆庶被殃。正欲絕之。則子文之治猶在也。正欲存之。則欒黶之惡已暴也。必曰與其毒害于見存之人。毋寧割愛于已亡之臣。則向之所謂愛之重之者。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以戶邑。必有材行。隨器而授。雖幹翮非強。亦可以免累。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終全其福祿。臣聞聖人之治天下。莫不以孝為本。故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自陛下踐祚。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

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忍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將何以貽厥孫謀。示來葉耶。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訓人。必以己先之。示不忘本也。臣聞致化之道。在求賢審官。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爲重也。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輿皂。韋槃提斛斯正。無他材。獨解調馬。雖術踰等夷。可厚賜金帛。今超授高爵。與小廷朝會。騶豎倡子。鳴玉曳履。臣竊恥之。帝善其言。除侍御史。又言。臣歷觀夏商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積德累業。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四

馬司

恩結于人。豈無僻王。賴先哲以免。自魏晉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二三十年。良由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使恩有餘地。爲子孫立萬世之基。自大明王。雖因人設教。大要節儉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卜祚遐長。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于隋時。纔十分之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還。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徒行文書。役之如故。四五年來。百姓頗怨嗟。以爲陛下不存養之。漢

文帝惜百金之費而罷露臺。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搖。向使高祖之後。卽值武帝。天下必不能全。又益州及京師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皆過靡麗。臣聞昧旦丕顯。後世猶怠。作法于治。後世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疾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况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卽萬歲後。聖慮之所當憂也。臣竊尋自古黎庶怨畔。未有能重安者。凡脩政教。當修之于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四

馬周

四

可脩之時。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不知其身之失。故紂笑桀之亡。幽厲笑紂之亡。隋煬帝又笑齊魏之失國也。今之視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也。貞觀初。率土荒儉。一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易粟十餘斛。而百姓感怨。以爲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爲者。多不急之務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在蓄積多少。而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浴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因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

用積貯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以資寇耶。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為之。若人勞而不息。萬一中國水旱。而邊方有警。狂狡竊發。非徒旰食晏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陛下誠欲勵精為政。不煩遠采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可痛哭者。諸王年少。傅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臣竊觀今功臣諸王。陛下之日。必無他心。萬代之後。不可不慮。漢晉以來。亂天下者。皆由樹置失宜。不豫為節制。人主豈不知其然。溺于私愛耳。今諸王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四

馬周

五

寵遇過厚。臣愚慮之。非特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王。文帝即位。防守禁閉。先帝示恩太多。故嗣主疑而畏之。此武帝寵陳思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不富。而優賜旨無限極。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大聖創業。豈惟處置見子弟。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奉行。臣聞天下以人為本。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耳。縣令既眾。不可皆賢。但州得賢。刺史可矣。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為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刺史多武夫勳人。或

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強者。入爲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得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疏奏。帝稱善。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拜周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周善于敷奏。機辨明銳。動中事會。裁處周密。帝每曰。我曠不見周。卽思之。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纏纏。令人忘倦。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累遷中書侍郎。兼右庶子。十八年。遷中書令。帝征遼東。畱定州。輔太子還。攝吏部尚書。進銀青光祿大夫。帝飛白書鸞鳳冲霄。必資羽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十六字賜之。周寢疾。取所上章奏稿。悉焚之。曰。毋彰君過。取身後名也。卒年四十八。陪葬昭陵。初。帝遇周厚。周頗自負。嘗遣人以圖購宅。衆以其素無貲。皆竊笑。他日。白有佳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雜物。周領選時。特點浚儀令。以其嘗辱已也。

論曰。周微時。落拓無所容。何其憊也。及爲人陳事。勤主知。相見恨晚。又何遇之奇也。草茅特達。慷慨而談國家之務。洋洋乎無所忌諱。彼亦自以不世遭逢。欲傾生平

肺腑報知遇忠矣方之賈長沙魏鄭國間實堪踵武唐
書以不逮傳說呂望惜之無乃責備太過乎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四

馬周

七

褚遂良

褚遂良字登善錢塘人亮子也貞觀中爲起居郎太宗嘗
歎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侍書時方
博購王羲之故帖獨遂良能辨質真僞備論所出帝將有
事泰山至洛陽星孛太微犯卽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
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彗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昔
漢武帝行岱禮優柔者數年臣愚願加詳慮帝悟遂罷封
禪遷諫議大夫知起居注帝欲觀之對曰今之起居古左
右史也善惡必記未聞天子自取而觀帝曰朕有不善卿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四

褚遂良

八

亦記耶對曰臣職戴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
下之人亦記之帝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
止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紅漆器不已必金玉爲
之故諫者揅其源使不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時皇
幼子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固諫以爲刺史民之師帥得
人則安失人則勞皇子幼宜留京師教以經學畏仰天威
不敢犯禁養成德器然後敦遣帝嘉納之時太子承乾失
德魏王泰有寵人物輻輳月給過于太子遂良上疏曰聖
人制禮尊嫡卑庶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

除禍亂之源也。昔漢竇太后寵梁孝王，卒以憂死。宣帝寵淮陽王，亦幾至于貶。今魏王新出閣，宜示以禮則，訓以謙儉，乃爲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一日帝問侍臣以國家急務，遂良曰：「太子親王，宜有定分。此爲最急。帝是其言。使魏徵傳太子，然太子卒以罪廢。旣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爲嗣。謂大臣曰：『昨日泰投我懷，言臣今始得爲陛下子。臣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聞其語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爲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他人者乎？』陛下昔以承乾爲嗣，復寵愛泰，故紛紛至此。」

歷代名臣傳

卷之內

褚遂良

九

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卽定策立晉王爲太子。授遂良太子賓客，嘗諫絕薛延陀失大信。帝不納，帝欲自討遼東。遂良固勸無行，謂一不勝，師必再興。再興爲忿兵，兵忿者勝負不可必。帝然之。會李勣詆其計，帝意遂決。遂良懼，上言：「臣請譬之一身，兩京腹心也。四境手足也。殊裔絕域，殆非支體所屬。高麗王陛下所立，莫離支殺之。討其逆，夷其地，固不可失。但遣一二慎將，付銳兵十萬，翔旂雲，翱唾手可取。昔侯君集、李靖猶能擡高昌，纓突厥。陛下止發蹤指示，得歸功聖朝。臣聞涉遼而左，水潦荒漫，決非

萬乘六師所宜行。是時帝銳意蕩平，不見省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諫却莫離支貢金，引春秋納郅鼎爲詞。帝以其使屬吏及平高昌歲調兵千人往戍，復論不可。勸立麴文泰子弟，亦不用。突厥寇西州，帝始悔之。帝于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遂良諫以父子不可滯愛，滯愛者多愆，宜許太子近師傅，專學藝以廣懿德。帝從其言，會父喪免起復，拜中書令。帝寢疾，與長孫無忌並召入卧內，以霍光諸葛亮委之。令盡誠輔太子。又語太子無忌，遂良在而無憂國家。高宗卽位，封河南郡公，累遷尚書右僕射，與無忌同心。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四

褚遂良

十

輔政。帝亦敬禮二人，納善勤民，故永徽初政有貞觀之風。六年，帝將立武昭儀，召無忌、李勣與遂良等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爲中宮上意，旣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遂良起于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無忌等入，帝曰：「罪莫大于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爲陛下娶之，臨崩執陛下手語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玉音在耳，非有大故不可廢也。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執鞅，門臣』」

請更擇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萬代之後謂陛下何如主帝羞默遂良因置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侍中韓瑗因間奏事涕泣極諫上不納明日又諫悲不自勝上命引出瑗又上疏諫曰姐已傾殷衰如滅周每覽前古常興太息不謂今塵蹟聖代陛下不用臣言臣恐宗廟不血食矣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間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四

褚遂良

十一

孝成縱欲以婢爲后使皇統亡絕社稷傾淪惟陛下詳察帝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帝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不可遂良旣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尋轉桂州韓瑗上疏言遂良體國忘家損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罪斥去內外咸嗟願鑒無辜以慰衆望不聽瑗復言曰昔微子去殷國隨以亡張華不死晉不及亂陛下無故棄逐舊臣恐非國家之福帝終不納顯慶二年再貶遂良愛州刺史上疏自陳

顧命定策情事。冀感悟上意。卒不省。而韓瑗來濟。並以忠諫。坐遂良黨。貶死。逾年。遂良卒。年六十三。瑗字伯玉。京兆三原人。來濟。江都人。

論曰。褚遂良忠諫名臣也。或疑其譖死。劉洎。唐書亦病之。李贄藏書。至列于藝學之流。悲夫。高宗昏庸。牝晨穿鼻。彼佞如勳。固不足道。雖以無忌之賢。亦且弗能彊諫。遂良激切廷爭。竄死荒徼。知有國而不知有身。魏文貞。宋廣平之儔匹也。而謂有譖人于死之事。固未可信。

裴行儉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也。以父仁基爲王世充所害。蔭補弘文生。貞觀中舉明經。調左屯衛倉曹參軍。大將軍蘇定方授以用兵奇術。顯慶二年遷長安令。坐私論立武昭儀事貶官。麟德二年擢安西都護。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附。召爲司文少卿。遷吏部侍郎。典選十餘載。甚有能名。始設長名榜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資擬高下爲故事。上元三年吐蕃叛。出爲洮州道左二軍總管。又改秦州右軍。調露元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伎及李遮旬誘蕃落以動。歷代名臣傳 卷之四 裴行儉 三

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吐蕃叛。渙方熾。敬元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質京師。宜遣使立之道過二蕃。以便宜制事。可不勞而成也。帝卽詔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爲安撫。大食使經莫賀延磧。風砂晝冥。導引者迷路。將士不勝飢渴。行儉止營。致祭。下令曰。水泉非遠。衆乃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果得善水草。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進。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徐召四鎮酋長。以畋獵爲名。陰勒部伍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

里遣所親問都支安否。召與相見。都支本與遮匄計。及秋來拒。忽聞使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禽之。傳其契箭。召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齎襲遮匄道。獲遮匄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主。言都支已禽。狀于是。遮匄亦降。悉俘至京師。遷禮部尚書。兼右衛大將軍。冬十月。突厥阿史德溫傳奉職。二部俱反。立泥熟匄為可汗。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都護蕭嗣業戰死。詔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行儉詐為糧車三百乘。伏壯士陌刀勁弩于中。用羸兵挽進。潛以精兵踵其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四

裴行儉

十四

後賊果來掠羸兵棄而走。賊方解鞍牧馬聽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交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之軍次單于北。暮立營。斬濠既周。行儉命徙營高岡。吏三十已安堵。不可動。弗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營所水深丈餘。衆驚駭。問何以知。行發曰。自今第如我節制。不必問所以知也。賊相戰黑山。數敗。殺偽可汗泥熟司。持首來降。行儉又計禽奉職。乃還。明年阿史那伏念復與澄傳言。行儉總諸軍屯陁口。縱反間說。伏念與溫傳相。伏念懼。密送款。請縛溫傳自効。行儉秘之。而密以聞。後敗。日望見烟塵。遂

天而南斥候皆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也
顧受降如受敵勅嚴備遣單使往勞既而果然于是寔厥
餘黨悉平帝大悅封聞喜縣公侍中裴炎害其功譖斬伏
念及溫傳于市行儉歎曰渾濬之事古今耻之但恐殺降
則後無復來矣遂稱疾不出永淳元年卒年六十四生平
以草隸名家高宗用絹素令書文選一部甚秘愛之嘗言
褚遂良非精筆佳墨不書惟余與虞世南不擇筆墨書更
妍捷有文集二十卷選譜十卷草字雜體數萬言行于世
又為營陣部伍四十六訣武后詔武承嗣就第取去不復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四

裴行儉

十五

傳陰陽曆術無所不通尤好取人善甄拔賢俊有人倫之
鑒在吏部時見蘇味道王勳許以皆掌銓衡李敬元盛稱
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之才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
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
炯沉靜可至令長餘得令終為幸後咸如所料所引偏裨
若程務挺王方翼張虔勗劉敬同李多祚黑齒常之類皆
為名將平都支出瑪瑙盤示將士廣二尺文彩燦然軍吏
趨跌碎之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所
賜都支資產金器三千及橐駝馬牛皆分給親故洎麾下

論曰行儉才兼文武有人倫之鑒其器量亦不可及。令長秉鈐衡和鈞石豈不為唐名相乃僅僅以知兵顯而史氏遂以將帥目之惜夫士君子無所不學經文緯武非有兩途可為知者道耳。內則佐天子作舟霖于蒼生外則為國家揚皇威于萬里此之謂讀書人豈必如鄧弼所云一服儒衣遂奄奄欲絕哉行儉用兵以謀畧見奇不以血刃著績儒將風期尤其可傳者也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四

裴行儉

六

狄仁傑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也。爲兒時同館生。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辨。仁傑誦讀不置。吏讓之。答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舉明經。調汴州叅軍。爲吏誣訴。黜陟使閻立本異其才。謝曰。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去。同僚鄭崇質母老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若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歎曰。北斗以南一人而已。時方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四

狄仁傑

七

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謂曰。吾等可少愧矣。遂相待如初。遷大理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誤斧昭陵柏。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爲不孝子。必殺之。仁傑引張釋之對文帝盜玉環事。爭之。得免。授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曰。朝廷借乏賢。如本立者不少。陛下惜有罪。虧成法。奈何。臣願先斥爲羣臣戒。本立抵罪。由是朝廷肅然。使岐州。有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繫之。餘黨紛紛不能制。仁傑患

其窮且亂乃明開首原格出繫者使相曉皆自縛歸帝歎其達權遷度支郎中高宗幸汾陽宮爲知頓使輦道出妬女祠相傳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并州長史李冲元發卒開別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兩師灑道何妬女避耶止其役帝壯之俄爲寧州刺史撫和戎落郡人立碑以頌徵拜冬官侍郎充江南巡撫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只畱夏禹吳泰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轉文昌右丞復出爲豫州刺史時越王貞支黨二千人皆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四

狄仁傑

六

表成復毀不能自定然此皆非本惡誣誤至此詔悉戍邊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耶相與哭碑下齋三日乃去天授二年入爲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乎謝曰不願知誠有過臣當改后歎爲長者水幾來俊臣誣以謀反與平章事任知古等七人同入制獄先是俊臣請降敕一問卽承反者得減死仁傑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曰有周年命萬物維新唐室舊臣其從誅戮反固實俊臣使王德壽示意令引平章事楊執柔爲黨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

爲此乎。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之。仁傑裂衾帛。書寃狀置綿衣中。謂德壽曰。大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衣。德壽許之。仁傑子得書稱變。以聞。時俊臣已詐爲仁傑作謝死表矣。書上得召見。后問曰。卿承反何耶。對曰。不承則已死于考掠矣。后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于是與同誣任知古。魏元忠等七人悉免死。皆貶縣令。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召爲魏州刺史。時驅民保成脩守具。仁傑至曰。賊尚遠。何事疲民。悉就田作。來則吾自拒之。敵聞其名。引去。俄轉幽州都督。后自製金字十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四

狄仁傑

九

二子紫袍并賜龜帶。以旌其忠。復同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苦。仁傑痛切。極諫。不見納。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詎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時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仁傑從容言于后曰。太宗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于廟者也。后曰。此朕家事。卿勿與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爲陛下家事。况元首股肱。義同

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后召還廬陵王。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士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不可。后怒罷議。久之。謂仁傑曰。朕夜夢大鸚鵡。兩翼皆折。對曰。武者陛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他日又問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與王方慶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意者以儆陛下乎。后感悟。即日遣迎廬陵王于房州。王至。后匿之帳中。召仁傑。仁傑再三請情。詞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汝太子。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四

狄仁傑

二十

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取信。乃復令出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突厥寇趙定。詔仁傑安撫河北。時民多脅從賊。去懼誅。仁傑請赦勿問。可其奏。仁傑于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遞還本貫。散糧運以賑貧乏。脩郵驛以濟旋師。自食䟽糲。禁其下不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還除內史。后幸三陽宮。有僧邀車駕觀葬舍利。后許之。仁傑跪于馬前曰。此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僧人詭譎。直欲招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時契丹將有李楷

駱務整者嘗敗唐兵二人來降有司請族之仁傑曰二人
驍勇絕倫能盡力于所事必能盡力于我若撫之以德皆
爲我用矣奏以爲將軍使將兵擊犛丹餘黨悉平之獻俘
含樞殿后召公御合宴舉觴屬仁傑曰公之功也后將造
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官不能足令天下僧尼日施一錢
以助仁傑諫曰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
不損百姓將何以求昔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三淮沸浪
五嶺騰烟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
之師方今水旱不節邊境未寧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
有難何以救之后曰公教朕爲善何得相違遂罷役聖曆
三年卒年七十一諡文惠睿宗時進封梁公仁傑在位常
以進賢爲務或謂曰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
非爲私也卒以所薦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光復中

興。

論曰仁傑心乎唐者也。是時武氏已老。太子猶存。忍辱
事牝主。君子諒之。謂其機深謀長。欲成匡復之功。有不
得不然耳。人臣之義。苟利國家。無所不可。向令仁傑潔
身以去。自爲謀則忠矣。萬一小人乘間攘奪。太子不復

唐祚以斬國何賴焉措置國是隨宜補救從容歲月使
武氏不疑羣官不忌然後房州帝子得有反正之日蓋
用心苦矣綱目于武氏命官皆書周獨仁傑東之為相
則否亦深許其為唐臣非偽周之私人也。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四

狄人傑

三十三

徐有功

徐有功名弘敏以字行國子博士文遠孫也襲封東莞縣男復舉明經補蒲州司法叅軍為政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相約毋敢犯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僭位畏唐大臣謀已于是周興來俊臣邱神勣王弘義等揣識后指置總監牧院諸獄捕將相大臣俾相鈎逮楚掠備極又汙引天下豪傑馳使者即按一切以反論吏爭以周內窮詆相高后輒勸以官賞相告言者無虛日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后厲語折抑持論益堅時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四

徐有功

三

博州刺史琅琊王冲責息錢于貴鄉與尉顏餘慶相聞知冲既坐逆誅魏州人告餘慶豫冲謀后令俊臣鞠治以反狀聞侍御史魏元忠請誅死籍其家詔可有功曰永昌赦令與虺貞同惡魁首已伏誅支黨未發者原之書曰殲厥渠魁律以造意為首尋赦文已伏誅則魁首無遺矣餘慶赦後被言是謂支黨今以支為首是以生入死也赦而復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勿生竊謂朝廷不當爾后怒曰何謂魁首答曰魁者大帥首者元謀后曰餘慶安得不為魁首答曰魁首虺貞已伏誅餘慶今方論罪非支黨而

何。后意解遂免死。當是時左右及衛仗在廷。陞者數百人。皆縮項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截然不撓。有韓紀孝者。受徐敬業官爵。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琰請籍其家。詔報可。有功追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卽無斬法。無斬法則不得相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減。詔從之。如此獲宥者。數十百姓。累遷秋官郎中。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殺。今我以恩止殺。就羣公。丐知古等。賜以再生可乎。俊臣張知默固請如法。后不許。俊臣獨引行本更驗前罪。有功奏曰。俊臣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四

徐有功

十四

違陛下再生之賜。不可以示信。于是悉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爲人誣構。有功爭之。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劾之曰。漢法。附下罔上者斬。有功故出反囚。罪當誅。請按之。后不許。猶坐免官。俄起爲左肅政臺侍御史。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係庖厨。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進。灑然相賀。時有詔。公坐流私坐徒以上。會赦免。踰百日不首者。復論有功奏曰。凡律告赦前事。以其罪坐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赦前事。則與律乖。今赦前之罪。不自言者。還以法論。

卽恩雖布而一罪不能貸。臣竊爲陛下不取后更詔五品
以上議可。又上疏曰：天下員有定比，選者日多。選曹諉囑
公行，囂謗滿路。近歲人多逆節，事表生情。法外構理而刻
薄吏驅扇成奸，雖朝堂進表列匭，內牒呼闈弗聽，叩鼓弗
聞，使伸其寃，正增其枉。誠今天官銓注有所不平，法司推
斷舞法深詆。三司理匭受所上章，擁塞不白者，皆許臣按
驗劾發，奪祿貶勞，不越月踰時，可致刑措。后納之寶，孝謹
妻龐爲其奴，誣告厭詛，給事中薛季昶鞠之，龐當死，子希
臧訟寃有功，明其枉。季昶劾有功，黨惡逆當棄市，有功方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四

徐有功

三

視事，令史泣以告，有功笑曰：豈獨吾死而諸人長不死耶？
安步去。后詔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也？對曰：失出入，臣
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龐得減死，有功免爲民起拜。
右司郎中轉司刑少卿與皇甫文備同按獄，復誣有功縱
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子死，
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
私害公。嘗謂所親曰：大理人命所係，不可阿旨詭詞，以求
苟免。故有功爲獄，常持平守正，以雪寃罔凡三坐大辟，將
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所全活甚衆。酷吏

爲少衰。然疾之如仇矣。加司僕少卿。卒年六十八。贈司刑卿。中宗卽位。贈越州都督。授一子官。會昌中。追諡忠正。有鹿城主簿。潘好禮。慕有功。爲人論之。曰。昔稱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人。然當文帝之時。守法易也。有功居革命之際。周興來俊臣等。掩義隱賊。有功守死明道。身濱殆若數矣。此其賢于釋之遠甚。或稱有功仁恕過漢于張。起居舍人盧若虛曰。徐公當雷霆之震。而能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

論曰。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有功當虛吏方張之時。屢濱于危。然據道執正。始終無以異。何所恃而能若是。惟其仁恕不可解于心。是以視物猶己古之仁人乎。

歷代名臣傳

卷之四

徐有功

三

張柬之字孟將襄陽人少涉經史尤篤好三禮入太學祭酒令狐德棻異其才以王佐期之中進士第授清源丞永昌元年以賢良召對策擢第一年七十餘矣授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以言事忤旨出爲合州刺史轉蜀州故事歲留兵五百成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柬之論其弊請罷戍兵置郡畧曰臣謹按姚州古哀牢國東漢光武末始請內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瓊屬以利中土劉先主據蜀甲兵不充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產入以益軍故蜀志稱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四

張柬之

三

亮南征後國以富饒此前世置郡以其利之也今鹽布之稅不供戈戟寶貨之資不入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身膏草野朝廷無絲髮利而百姓蒙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諸葛亮破南中卽用渠帥統之不置漢官不畱戍兵言置官畱兵有三不易置官必蕃漢雜居猜嫌將起畱兵轉糧爲患滋重故紀綱粗立自然久定臣謂亮之策誠盡羈縻之要今宜罷姚州隸舊府歲時朝覲同諸國廢瀘南諸鎮而設關瀘北非命使不許交通增舊屯兵擇清良吏以統之后不納俄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后謂狄仁傑曰

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于國。后召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非司馬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姚崇亦論其沉厚有謀能斷大事，卽召見。拜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柬之遂與平章事崔元暉、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己等謀誅二張。匡復唐室，以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素慷慨，可動以義，柬之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四

張柬之

七

從容問曰：將軍居此門幾年矣？答曰：三十年。曰：然則今日擊鐘鼎食，貴重當世，非大帝恩乎？多祚泣曰：死不敢忘。柬之曰：旣知感恩，必思以報。今東宮乃大帝子，迫于嬖豎，宗社廢興，將軍寧有意乎？多祚仰天痛哭，自誓曰：苟利國家，惟相公所使。柬之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荊州長史楊元琰相代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爲相，引元琰爲右羽林將軍。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爲羽林將軍，典禁兵。易之等疑懼，以其黨武攸宜參之。俄而姚崇自靈武至都，柬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

其謀告之時太子于北門起居彥範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東之元暉彥範乃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羽林兵五百餘人至元武門遣多祚湛及內直郎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于廡下進至后所寢長生殿后驚起問曰亂者誰耶多祚等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泄漏不敢以聞且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于是收張昌期等皆斬之梟二張首于天津南收其黨韋承慶房融崔神慶等繫獄以太后制命太子監國遣使宣諭諸州明曰中宗卽位大赦惟易之黨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四

張柬之

元

不原爲周興等所枉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沒者免之相王旦加號安國相王皇族皆復屬籍敘官爵其爲后所殺者訪求其柩改葬之東之以功擢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封漢陽郡公俄進漢陽王與敬暉元暉彥範恕已同封名曰五王寔罷其政事也表求養疾授襄州刺史帝賦詩祖道詔羣臣饑定鼎門外至州持下以法雖親故無所貸會漢水漲鵲城郭因壘石爲隄以遏湍怒闔境賴之懇辭王爵弗許俄以三思計貶新州司馬又流瀧州憂憤卒年八十二相彥範字士則潤州丹陽人爲御史中丞時嘗與

宋璟同請案張昌宗謀逆罪。疏請揚豫博三州之羅酷吏者悉赦之。中宗正位，每臨朝，韋后必施帷殿上，預聞政事。彥範極諫，至引魯桓齊姜牝雞司晨事爲勗。後二思矯詔往殺道逢，彥範縛曳竹槎上肉盡，杖死。崔元暉安平人性至孝，后久疾，常奏言皇太子相王皆仁明孝友，宜侍醫藥，不宜引異姓出入禁闈。後以流徙卒于道。敬暉，平陽人，初爲衛州刺史，有治績，放瓊州時被殺。袁恕已，東光人，中宗立，常斥去佞巧，楊務廉被殺于瓊州。

論曰：張柬之，經世奇才也。舉賢良第一，年七十餘及爲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四

張柬之

三

相已八十矣。平章三月，遂誅二張，復唐室，旋乾轉坤，功蓋千載，惜不戮三思夷諸武，去疾畱根，無乃老而闇乎。所以人主用賢貴及其鋒而用之。

高安朱 軾

全訂

漳浦蔡世遠

漳浦藍鼎元分纂

唐

姚崇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也本名元崇武后以其同窳厥反者命以字行後避開元尊號又改名崇崇少倜儻尚氣節年二十為獵師呼鷹逐獸自喜張璟藏語以當位王佐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五

姚崇

一

無自棄故折節讀書舉下筆成章科累遷夏官郎中武后賢之拜侍郎后問周興來俊臣誅後不聞有反逆以前論死得無冤枉崇曰當時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陛下使近臣覆訊近臣尚不自保何敢動搖今天啟聖心凶豎殲夷臣敢以一門百口保內外官無反者矣后悅賜銀千兩進鳳閣鸞臺平章事未幾張易之私有請于崇崇不納譖出為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謀誅二張崇適還叅計議論功封梁縣侯尋出為亳州刺史歷宋常越許四州睿宗時拜尚書進中書令與宋璟密奏太平公主干政危東

宮請出公主及二王于外。張說請太子監國。以息異議。崇贊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帝從之。已而爲公主所構。事中變。貶申州刺史。明皇卽位。欲相之。崇知帝大度。銳于治。先設十事。以堅帝意。不可則辭。帝曰。試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伎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嗾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預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浸亦爲之。臣願租賦外一切絕之可乎。外戚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五

姚崇

二

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願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抑。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閻梁亂天下。國家爲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遷紫薇令。中宗以來。貴戚爭營佛寺。度僧尼。富戶彊丁。削髮避役。至是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

齊襄梁武未免禍殃。夫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烏用姦人以汨真教。帝善之。詔天下沙汰僧尼。髮而農者萬二千人。時帝方勵精圖治。朝夕咨訪。他宰相畏帝威。皆謙懼。惟崇應答如響。遇事裁法。無滯碍。故帝獨專任之。崇偶有事。謁告十餘日。政務委積。盧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帝曰。卿坐鎮雅俗耳。崇既至。須臾裁決俱盡。崇常于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不主其語。崇懼再三言之。卒不答。崇趨出。內侍高力士曰。陛下新卽位。宜與大臣裁可否。今崇亟言。陛下不應。非虛懷納諫者。帝曰。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五

性宗

二

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耶。崇聞乃安。由是進賢退不肖。黜陟以明。開元三年。山東蝗。民不敢殺。拜且祭。崇遣御史督州縣捉之。懷慎以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奈何。不忍于蝗。而忍人之飢死。若殺蝗有禍。臣請當之。四年。復蝗。崇又命捕。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蝗乃天災。劉聰捕之不克。爲害益甚。崇牒若水曰。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今坐視食苗。不撓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議者猶喧譁不止。帝疑。復問崇曰。庸儒泥文。不知

事變魏與後秦小忍不除至牛馬相噉其毛民遂相食今縱不能捕盡不猶愈于養以遺惠乎帝然之蝗害頓息盧懷慎卒源乾曜代之崇病謁告凡大政事帝必令乾曜就咨乾曜所奏善帝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何不問崇帝以崇第僻遠詔徙寓四方館館華大崇讓不敢居帝曰恨不使處禁中何避也久之崇還政舉宋璟自代乃以開府儀同三司致仕時開元四年也諡五日一參入閣供奉八年授太子少保九年卒年七十二諡文獻遺戒薄葬治喪不許用浮屠法崇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五

姚崇

四

斥堠士馬儲械無不諳記時承外戚干政之後綱紀大壞先天末宰相至十七人臺省要職不可勝數崇常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擢百官各當其材由是天子責成于下而權歸于上天下以治。

論曰姚崇救時相也舍人齊幹言之矣卽崇所自任亦無以過于此崇軼事尚多大抵好將順用權術故畧其瑕而取其瑜然作相時陳十事于始率皆施行罷相時薦宋璟自代不負所托可謂得相體矣。

宋璟邢州南和人也。舉進士第，為監察御史。武后高其才，遷鳳閣舍人，居官鯁正。張易之引張說誣魏元忠，不軌。將廷辨，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有不測，璟當叩閣力爭，與子偕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說感其言，始以正對。尋遷御史中丞，會許州人楊元嗣告張昌宗召術士占相謀，不軌。后命平章事韋承慶司刑，卿崔神慶與璟同鞫之。神慶奏言：「昌宗語已奏聞，法當首廢。」璟獨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白。」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五 宋璟 五

言于朕。璟曰：「謀及無容，口首原請，下吏明國法。后溫言解

之。璟曰：「臣知言出禍隨，然激于義，雖死不悔。后不懼姚瑋音號

遽宣詔，令出。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勅命。后不得

已，許收就獄。俄詔原之，勅二張詣璟謝。璟拒不見，顧左右

歎曰：「悔不先碎豎子首。」使令復亂國。經後宴朝堂，二張皆

位。璟上易之素憚，璟虛位揖曰：「公當今第一人。」胡下坐。璟

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善果曰：「公

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君非張家奴，何郎

之有。舉坐悚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

不為禮二張積怒常欲中傷之詔按獄揚州璟奏此御史職耳復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辭曰中丞非大事不出仲翔罪止犯賊今使臣往此必有危臣者既而詔副李嶠使隴蜀璟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副嶠非故事易之等初冀璟出則劾奏誅之計既不行乃伺璟家婚禮遣客行刺璟乘庫車舍他所得免神龍中累遷黃門侍郎武三思怙寵數干請璟正色曰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安得尚于朝政會韋月將告三思亂宮掖詔斬月將璟請付獄帝怒岸巾出側門謂曰朕謂已誅矣尚何請璟曰人言中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五

宋璟

六

宮私三思陛下不問即誅之臣恐天下有竊議者帝愈怒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不敢奉詔乃流月將嶺南尋出璟貝州刺史歷杭相二州為政清毅羣下無敢犯者遷洛州長史睿宗立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釐革銓政舊弊流品以清太平公主謀傾東宮又嘗乘輦邀宰相于光範門外諷以易置東宮眾皆失色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于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奈何忽有此議遂與姚崇密言于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幽王高宗之長孫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幽王皆為刺史

罷岐薛二王左右羽林。太平公主武攸暨皆于東都安置。上從其言。且以太子監國。既而中變。貶楚州刺史。歷充冀遷雍州長史。開元初。徙廣州都督。教民陶瓦。以易茅茨。築堵列肆。永無災患。四年。召拜刑部尚書。西京畱守。遣內侍楊思勗迎之。璟在途。不與思勗交一言。勗自負責幸。訴于帝。帝嗟嘆良久。益重璟。尋遷吏部。兼侍中。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犯顏正諫。帝甚敬憚。雖不合意。亦曲從之。每進見便殿。帝為之起去。則臨軒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五

宋璟

七

送之。與姚崇同敬禮他相。莫如也。突厥默啜世為中國患。郝靈佺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後日寵利者為國生事。痛抑其賞。五年。帝將幸東都。會太廟四室壞。帝素服避殿。以問璟。及蘇頌全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故災異為戒。願且停之。姚崇以為舊材腐壞。適與行會。帝遂行至東都。以馳道隘。黜河南尹。及知頓使官。璟曰。陛下方事巡幸。即以道不治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其弊。帝遽命舍之。璟曰。陛下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于上。而恩在下也。姑聽待罪于朝。然

後詔還其職。帝善之，累封廣平郡公。嘗命制皇子公主名號，封進，復命別擇一美稱及佳邑封上。璟奏言：「七子均養，風人所稱。今若同等別封，或母寵子愛，恐傷鳴鳩之義，臣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貞觀舊制，諫官史官隨宰相奏事，有失卽匡。美惡必記。自許敬宗、李義甫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屏左右密奏。諫官史官不得預聞。璟欲復貞觀之改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仍依故事。括州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才畧，文詞。璟以二人多是非，好立異改變，若全引進咎悔必生。若棄之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五

宋璟

八

則才用可惜。並遷遠州刺史。后父王仁皎卒，將葬，請用寶孝謹故事，築墳高五丈一尺。帝許之。璟請如著令，已奏可。明日復詔如孝謹。璟還詔曰：「僭禮厚葬，前世所戒。韋庶人追王其父，擅作鄴陵禍，不旋踵，豈可復蹈前轍。臣所以再三進言者，欲全朝廷之政，成中宮之美耳。帝悅曰：「朕每欲正身率下，于后寧有私耶。然人所難言，公乃能之。可其奏。」賜彩絹四百匹。會日食，素服避殿。璟奏：「君子恥言浮于行，願動天以誠無事。」虛文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放讒夫，所謂修德也。圍園不擾兵甲，不瀆

官無苛治軍不輕進所謂修刑也帝嘉納王毛仲有寵百
官附之毛仲嫁女帝問所須毛仲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
密帝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爾必宋璟也明日詔璟詣
其第日中璟乃至飲不盡卮遽稱腹痛歸其剛直之操老
而彌篤如此璟為相每事必爭上以王仁琛藩邸故吏墨
勅與五品官璟曰仁琛向緣舊恩已獲優改又是后族須
杜輿言乞下吏部檢勘苟無過犯請依資稍優注擬從之
寧王憲奏選人薛嗣先請授微官璟奏嗣先以懿親之故
國應微假官資然自太陽當御斜封墨勅一皆杜絕望付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五

宋璟

九

吏部知由正敕從之先是朝集使往往齎貨入京師將還
多遷官璟奏一切勒還以革其弊璟又疾負罪而妄訴不
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人多怨之者會天旱優人作魃狀
戲于帝前問魃何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曰
負寃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不得不出耳帝心以
為然時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使監察御史蕭隱之按之隱
之嚴急煩擾于是貶隱之官遂並罷璟為左丞相與蘇頌
同罷時開元八年也是時左右丞相者左右僕射也罷政
事者居之二十一年致仕歸東都越五年卒年七十有五

贈太尉諡文貞後張嘉貞爲相閱堂案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當時以姚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政使賦役寬平刑法清省百姓富庶以故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論曰宋璟剛方正直房杜且當謝不敏况姚崇乎遭遇明皇匡君正國用致開元之治獨怪其當武韋二后時昏虐薰灼而介石之貞始終不撓履尾而不爲所啣豈天于端人正士別有保佑而安全之耶抑有義有命工于趨避者果無益耶讀宋璟傳可以頑廉懦立矣。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五

宋璟

十

韓休

韓休京兆長安人也少工文詞始應制舉授桃林丞復條對國政中乙科擢左補闕判主爵員外郎累遷至禮部侍郎知制誥出為虢州刺史號于東西京為近州乘輿經行芻牧旁午休請均賦他郡宰相張說不可休固請吏白思忤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救而不救豈為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卒如所請以母喪去服除為工部侍郎知制誥遷尚書右丞開元二十一年帝使蕭嵩擇相嵩稱休志行遂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性方直不務進趨既為相天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五

韓休

十一

下翕然宜之萬年尉李美王有罪帝將放之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僉宅室輿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而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而巨猾乃置弗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初嵩以休恬和易制故薦之及與共事守正不阿時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又凡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宋璟歎曰不意休乃能爾仁者之勇也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甚必視左右曰韓休在否言未已諫疏已至帝時引鑑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于舊戚戚無

一日懽何不逐之帝曰吾雖瘦天下肥矣蕭嵩每啓事順旨我退而思天下寢不安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韓休爲社稷計也加銀青光祿大夫是冬十月罷爲工部尚書遷太子少師封宜陽縣子卒年六十八諡文忠

論曰韓休剛直亞于宋璟然當是時明皇已倦勤矣蓋自開元初年以至八年姚宋相繼爲相朝廷清明百職脩理比隆貞觀者以此及十三年封泰山十四年大有年明皇之志已盈故宇文融以利臣柄用宋璟以罷政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五

韓休

三

事虛擁右丞相之名然當時作相者張說張嘉貞諸人品雖未純才堪理國裴光庭蕭嵩等才本庸流心非奸匪猶平而未陂之時也及開元末年稱賢相者不過休與張九齡耳李林甫牛仙客楊慎矜等漸見進用女謁內萌讒人交張開元之業衰矣惜哉韓休三月相之十月罷之雖欲施爲庸可得乎

張九齡字子壽，粵之曲江人也。七歲知屬文，十三以書干刺史王方慶。方慶曰：「是必致遠。」張說謫嶺南，一見厚遇之。與通譜系，成進士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為左拾遺、明皇卽位，未郊，九齡言陛下紹休聖緒，于今五年而未行大報，怠于事天，不可。又言元元之衆，懸命于縣令，宅生于刺史，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宜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今不正其本，而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五

張九齡

十三

設巧于末，吏部條章，舉贏千百，求精于案牘，而忽于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弊舟以記者也。時張說為宰相，親重之，嘗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內供奉，封曲江男，會帝封泰山，說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登封告成，而清流隔于殊恩，胥吏乃濫章綬，恐四方失望。」方進草，尚可以改說不從，已而果得謗。九齡亦改太常少卿，出為冀州刺史，以母老表換洪州都督，徙桂州。兼嶺南按察使，帝思張說常薦其才可備顧問，召為秘書

少監集賢院學士遷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終養不許以其弟九臯九章為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是歲奪哀拜平章事固辭不許明年遷中書令帝欲相李林甫九齡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他日為社稷憂不聽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單于功欲用為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不可以為賞功之具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守珪纔破契丹卽以為相若盡滅東北二寇陛下何以加之帝乃止既又欲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為尚書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五

張九齡

五

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馭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帝曰然則加實封對曰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積穀繕械乃常職耳賞以金帛為可裂地則非所宜帝默然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于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帝悅明日復以實封為言九齡固執如初帝怒曰卿以仙客寒微耶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出入臺閣典司誥命有年矣仙客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愜衆望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識何必辭學帝由是決用仙客

九齡戾旨，遂懼為林甫所中。因賜白羽扇，獻賦自況。其末云：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其何怨。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于篋中。帝雖優答，然浸疎之。時帝在位久，漸肆奢欲，怠于政事。九齡遇事無大小，皆力爭，所推引皆正人。遂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又以嘗薦周子諒為御史，而子諒彈仙客非宰相才。帝杖而流之。林甫奏九齡舉非其人，貶荊州長史。久之，封始興縣伯，請歸展墓。卒年六十八。諡文獻。九齡體微弱，而有醞藉，風度凝然。後帝每用人，必問曰：風度能如張九齡不？先是，帝千秋節，王公並獻寶。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五

張九齡

十五

鑑。九齡獨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使人伺其過失，以間。帝大怒，欲並廢鄂王瑤、光王瑒。九齡曰：陛下享國長久，子孫蕃昌，天下之人方以為慶。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是時林甫交構其間，妃遣宦奴告九齡曰：有廢，必有與。公為援宰相可常處也。九齡叱曰：房幄安得有外言？遽奏之。帝為動色。故終九齡之相，太子無患。安祿山以范陽偏校入奏事，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

幽州者。此胡雛也。後敗于奚契丹。張守珪執送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必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法行于軍。祿山不宜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固爭曰。祿山狼子野心。且有逆相。宜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不聽。帝後在蜀。思其忠。爲泣下。因遣使祭韶州。厚恤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名云。論曰。九齡忠貞。鯁直亦宋璟之流亞也。知林甫他日爲廟社之憂。料祿山必亂。燭照數計。天寶間事已瞭然矣。使明皇能用其言。安有踉蹌蜀道之困哉。名爲宰相。而未嘗一日信任。唐自求覆。九齡其將奈之何。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五

張九齡

六

張巡 許遠

張巡鄧州南陽人也開元末登進士第歷真源今祿山反
譙守楊萬石逼巡爲長史使西迎賊巡率吏民哭于元元
皇帝廟起兵討賊至雍邱其令令狐潮已從逆縛吏民百
餘將殺之潮出行部囚相與解縛殺守者而迎巡入城以
拒潮巡屠潮妻子磔城上潮大怒以衆四萬薄城巡謂諸
將曰賊兵銳有輕我心今出不意擊之必驚潰乃分千人
乘城而自驅數隊出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退明日復進
設百樓攻城巡束芻灌膏焚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大
小三百戰潮乃敗走潮素與巡有舊至城下自說巡巡曰
君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
復四十日朝廷聲聞不通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
上存亡未可知不如降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
率軍士朝皆感泣引六將至責以大義斬之會糧乏潮餉
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
銜枚渡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爲
人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
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

幕追奔十餘里。賊慚益兵來圍。巡使雷萬春立城上。與潮語。賊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木人。謀得其實。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薪水竭。給潮退二舍。欲引軍走許之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還為備。潮怒。圍復合。巡又曰。歸我馬三十匹。我且出奔。君取城矣。潮歸馬。巡悉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來。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首百餘。收其牛馬器械。潮遁。還陳畱。不復出。于是河南節度使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俄而魯東平濟。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五

張巡許遠

十八

陰陷于賊。巨引兵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道。巡乃拔衆保寧陵。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朝宗來寇。遣雷萬春南霽雲等與戰。寧陵北大破之。斬將二士。殺賊萬餘。朝宗遁去。詔拜巡河南節度副使。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尹子奇將突厥兵十三萬攻睢陽。許遠告急。巡引兵入睢陽。助之。勵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遠自以才不及巡。請專治軍糧。戰具居巡下。巡受不辭。晝夜苦戰十六日。禽賊將六十餘人。殺卒二萬。子奇大敗遁去。詔拜巡御史中丞。遠侍御史。已而子奇復圍城。巡椎牛饗士。

悉軍拒戰賊望見兵少大笑巡率諸將衝賊陣賊大潰逐
北數十里僉万刈麥巡夜濟師鳴鼓嚴隊若將出戰賊申
警不得休息俄息鼓賊弛備巡與霽雲萬春等各將五十
騎開門突出徑抵子奇所斬將拔旗殺賊五千餘人有大
酋引千騎乘城招巡巡陰縋勇士數十人伏墮中城上鼓
譟禽之復縋登陴賊皆愕眙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剡蒿為
矢中者謂巡矢盡走白子奇巡乃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
子奇走還七月復圍睢陽城中食盡士日給米一勺雜樹
皮茶紙為食皆飢病不能穀賊以雲梯傅堞巡出鉤干拄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五

張巡許遠

九

之不得進又以鉤車木馬攻城巡輒破碎之賊服其機不
復攻惟穿壕立柵以守時賀蘭進明屯臨淮巡使霽雲請
救兵引三十騎冒圍出賊萬眾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
既見進明進明不肯出師愛霽雲欲畱之為具食霽雲泣
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
坐擁強兵無分灾救急之意豈忠臣義士所為乎霽雲既
不能達主將之命請畱一指示信以歸報中丞因拔佩刀
斷指一坐皆驚為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四射浮圖曰吾破
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次寧陵得廉坦兵三千且

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壞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子今驅賊牛數百入城將士相持而泣賊知無援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遠謀曰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而南江淮必亡且師飢衆行必不達不如死守茶紙既盡乃食馬馬盡羅雀掘鼠或者鎧弩以食雀鼠又盡食老弱婦女巡出愛妾曰諸軍經年乏食而忠義不衰吾恨不能割肌啖汝寧惜一妾送殺以饗上遠亦殺奴僮哺卒人知必列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十月癸丑賊登城莫能戰巡西向拜曰臣力竭矣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與遠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五

長史許遠

二

俱執衆見之大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子奇問曰聞公每戰大呼輒皆裂齒碎何也曰吾志吞逆賊恨力不能耳子可以刀抉視之巡大罵附賊犬彘不絕口子奇又脅霽雲降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遂與姚閭雷萬春等天十六人俱遇害生致許遠于洛陽至偃師亦不屈死巡遠俱年四十九巡長七尺美鬚髯讀書不過二復爲文章不立稿所在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後無不識歷大小四百餘戰斬將三百殺賊卒十二萬人用兵不依古法令諸將教

戰各以其意。或問之答曰：賊將務馳突雲合，烏散變態百出，不可以古法拘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為戰耳。其甲械皆取之于敵，未嘗自修。推誠待人，無所疑貳。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眾共甘苦寒暑。雖廝養必整衣見之。故其下爭致死力，能以少擊眾。未嘗敗。肅宗詔張鎬率四節度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虜平。王收東京時謂巡蔽障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乃其功也。詔贈巡遠等死事諸人，并錄其子孫立廟睢陽。歲時致祭。賜睢陽雍邱徭稅。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五

張巡 許遠

五

許遠者，敬宗曾孫，為人寬厚長者。明于吏治。祿山反，或虜于朝，召拜睢陽太守。遠與巡同年生，而巡長，故呼巡為兄。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以遠畏死，誤國家事，請追奪官爵。詔下百官議，皆以遠守睢陽，子奇屠城以生，致主將為功。其後巡死不足惑當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書。若日星不可妄議，乃止。元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為巡傳，以為闕遠事，非是。且力明遠之不畏死，愈于褒貶，九慎非無據也。

論曰：張巡忠義貫星日，薄雲霄。且其才亦不世出，使假

以尺寸之柄。馳驅中原。收復兩京。豈出子儀下。遠才稍不逮。巡然推賢讓能。同心共濟。至死不少回屈。可謂志士仁人。相得益彰矣。嗟彼孤城餓卒。經數百戰。而未嘗一敗。卒障江淮。以保東南半壁。韓愈謂天下不亡。二公之力。豈過論哉。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五

張巡許遠

二十二

顏杲卿 真銀

顏杲卿字昕師古五世從孫也以文儒世家父元孫有名
垂拱間終濠州刺史杲卿以蔭調遂州參軍開元中遷范
陽戶曹祿山聞其名表為常山太守及反至藁城杲卿力
不能拒偕長史袁履謙迎之祿山予二人金紫質其子弟
使守常山又使假子李欽湊以兵七千屯土門杲卿指其
衣謂履謙曰何為著此履謙悟因共謀舉兵討賊適真卿
在平原斬段子光遣甥盧逖至常山約起兵斷賊北道杲
卿大喜即矯祿山命召欽湊計事醉而斬之賊將高邈何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五

顏杲卿真卿

三

千年適至皆禽械并欽湊首送京師傳檄河北言王師二
十萬入土城遣郭仲邕領百騎為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
望者謂大軍至賊張獻誠方圍饒陽棄甲走于是河北十
七郡皆斬偽刺史傳首常山祿山懼使史思明蔡希德晝
夜攻常山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告急王承業擁兵
不救六日而陷與履謙同被執脅使降不應加刃少子季
明頸上曰降活而子亦不應遂並盧逖殺之致杲卿洛陽
數之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
州牧羊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于汝

而反乎。我世為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祿山大怒，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罵不絕口。賊鈞斷其舌，曰：復能詈否？乃舍糊而絕。年六十五，履謙被斷子足，賊黨在旁，咀血噴其面，賊鬻之。杲，宗子，近屬皆遇害。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楊國忠用張通幽之譖，不加褒贈。真卿表其枉，乃杖殺通幽，贈杲卿太子太保，諡忠節。

真卿字清臣，與杲卿同五世祖少孤，母殷氏躬加訓導。既長，博學工詞章，事親孝。開元中，登進士，又擢制科，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天久旱，真卿辯獄而雨。郡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五

顏杲卿真卿

二五

人呼御史雨焉。復使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遷殿中侍御史，以不附楊國忠出為平原太守。度安祿山必反，陽託霖雨，增陴濬隍，簡丁壯，儲廩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其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又使參軍李平馳奏，帝方嘆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及平至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乃能若此。時平原有靜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以錄事參軍李擇交統之，以刁萬

歲等五人分總部伍。大饗士城西門，諭以舉兵討賊，慷慨

泣下。咸感勵。由是饒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
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暉鄴郡太守王壽各以衆歸軍
聲大振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愷盧奕蔣清首徇河北
眞卿斬子光給諸將曰吾素識三人其首皆非是藏三首
結芻續體斂而祭私爲位以哭是時顏杲卿爲常山太守
斬賊將李欽湊等十七郡自歸推眞卿爲盟主兵二十萬
絕燕趙詔拜眞卿戶部侍郎加河北招討採訪使攻魏郡
拔之肅宗卽位靈武拜工部尚書仍領使祿山遣史思明
等攻河北諸郡復陷眞卿謀于衆曰賊銳甚委身辱國非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五

顏杲卿眞卿

五

計也不如赴行在至德元載棄郡渡河至鳳翔授御史大
夫時朝廷雖草昧而眞卿繩治如平日劾侍郎崔漪諫議
大夫李何忌都虞候管崇嗣等百官肅然兩京復帝遣左
司郎中李選告宗廟祝署嗣皇帝眞卿謂禮儀使崔器曰
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帝以爲達識又建言春秋新
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爲賊毀請築壇于野皇帝東
向哭然後遣使不從宰相厭其多言出爲馮翊太守轉蒲
州刺史爲御史唐旻誣劾貶饒州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
使度劉展必反預飭戰備李岷以爲生事毀之名爲刑部

侍郎展卒舉兵渡淮。恒奔江右。李輔國遷上皇西內。真卿
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刺史。代宗立。累遷尚書
右丞。帝自陝還。真卿請先謁陵廟而卽宮。宰相元載以爲
迂。真卿怒曰。用捨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公再破
壞耶。載銜之。俄拜刑部尚書知省事。封魯郡公元載專權
畏羣臣論奏。請自今百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真卿上疏曰。
諸司長官者。達官也。皆得專達于天子。郎官御史。陛下腹
心耳目之臣也。故天下事無大小。得失皆俾訪察以聞。此
古明目達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五

顏真卿真卿

三

望焉。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
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李林甫爲相。羣臣不
先咨宰相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之。凌夷至于今日。其所
從來者漸矣。夫君子難進易退。朝廷開不諱之路。羣臣猶
恐不言。况懷厭怠。令宰相宣進。止不得直進。從此人不奏
事。陛下聞見止于數人。天下之士。鉗口結舌。陛下便謂無
事可論。豈知懼不敢進。則林甫國忠復起矣。臣謂今日之
事。曠古未有。雖林甫國忠。猶不敢公然爲之。陛下倘不蚤
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以爲誹謗。貶峽州別

駕載誅揚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帝崩為禮儀使時
喪亂後典法湮廢真卿博識今古屢建議釐正為權臣沮
抑德宗立楊炎當國又以直不容改太子少師猶領使及
盧杞為相益不喜改太子太師罷使數遣人問以方鎮所
便欲出之真卿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
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
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建議遣真卿往諭李勉以為失元
老貽朝廷羞不聽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勸勿往真卿曰
君命也不可避與其子書但誠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既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五

顏泉卿真卿

七

至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環繞嫚罵拔刀擬之真卿色不
變希烈以身扞麾衆退乃就館逼上疏雪罪罷兵真卿不
從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真卿叱曰汝受國委任不能致命
顧吾無兵戮汝尚說我耶希烈大會使倡優斥侮朝廷真
卿怒曰公人臣奈何如是拂衣起希烈大慚時朱滔王武
俊田悅李納皆稱王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希烈召真卿示
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豈吾獨為朝廷所忌無所自容
耶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為唐名
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耶希烈不悅他日

又與四使同宴。四使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求宰相，無如太師者。真卿叱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吾兄也。雖被執，詬賊不絕口。吾今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鼠輩脅耶？羣賊失色，乃以兵拘守掘坎于庭，示不屈。且阮真卿怡然會其黨，周曾、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為帥。事洩，乃拘真卿。蔡州度必死，預作遺表，墓誌祭文。希烈僭號，問儀式，答曰：老夫耄矣，所記諸侯朝覲禮耳。賊積薪于庭，示不屈，且焚真卿，起赴火，賊遽止之。已而李晟復長安，希烈弟希倩坐朱泚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五

顏杲卿真卿

二十八

黨誅希烈，怒遣中使至蔡州殺真卿。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真卿曰：然則賊爾，何謂敕耶？遂縊殺之。年七十六。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自正道，不萌于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善正草書，筆法適勁，為世所寶。

論曰：杲卿真卿各以一郡起兵討賊，事雖無成，大義凜千載矣。義聲一動，河北響應，以二公之才，烏合二十萬，而常山未及旬日，平原亦終不支。胡氏史論謂明皇保

姦棄賢天固不使得忠義之報信夫杲卿罵賊百世下
如聞其聲真卿立朝忠貞勁直侃侃乎社稷之佐臨難
則抗節賊庭至死不屈二人為唐室增光豈小哉。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五

顏杲卿真卿

十九

歷代名臣傳卷之十六

高安朱軾

全訂

漳浦蔡世遠

漳浦藍鼎元分纂

唐

郭子儀

郭子儀華州鄭人也。以武舉異等累遷朔方節度使討安祿山。先是安思順爲朔方子儀與李光弼俱牙將不相能。及代思順光弼入見曰死固甘乞免妻子子儀趨下堂抱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六

郭子儀

一

而泣曰。今國亂主危。豈懷私忿時耶。執手相持而拜。因率軍東討。收靜邊軍。斬賊將周萬頃。敗高秀巖于河曲。遂收雲中馬邑。引兵下井陘。與光弼合。破史思明衆數萬。平藁城。破趙郡。又破之于沙河。祿山益出精兵與戰。未決。戮一將以徇。復大破之。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休息。復乘其倦。與光弼僕固懷恩等擊之嘉山。斬獲六萬。思明奔博陵。于是河北諸郡皆斬賊守。迎王師。會哥舒翰敗績潼關。帝出奔蜀。肅宗卽位靈武。詔子儀班師。乃帥步騎五萬赴行在。時朝廷草昧。衆單寡。軍容闕然。子儀至國威始振。人有興

復之望焉。拜子儀兵部尚書同平章事。仍總節度。賊將阿史那從禮誘河曲九姓六州諸部數萬。迫行在。子儀與回紇葛邏支擊敗之。河曲遂平。至德二年。大破崔乾祐于潼關。乾祐退保蒲津。又攻蒲津平之。自是潼陝之間無復寇擾。安祿山死。詔還鳳翔。進司空。充關內河東副元帥。率師趨長安。與賊將安太清安守忠戰。失利。收合餘衆。保武功。俄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復長安。與賊將李歸仁大戰。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生禽二萬。賊帥張通儒棄城走。翼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六

郭子儀

二

軍。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遣嚴莊。悉衆十萬。助通儒。旌幟鉦鼓。徑百餘里。子儀以軍橫貫其營。李嗣業率回紇從後夾擊。大敗之。莊等走洛陽。挾慶緒渡河。保相州。遂收東都。于是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帝入長安。遣使迎上皇。子儀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入朝。帝遣具軍容迎灞上。勞西國家再造。卿之力也。乾元元年。破賊河上。執安守忠以獻。復朝京師。進中書令。詔九節度大舉討慶緒。以魚朝恩爲觀軍容使。而不立元帥。子儀收復衛州。執賊安慶和。斬首四萬。進圍相州。引漳水以灌城。城中糧盡。人相食。慶緒

求救于思明。思明至會大風拔木。跣步不相物色。諸節度潰還。子儀獨全軍保河陽。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故敗爲魚朝恩所譖。召子儀還。以光弼代領朔方兵。思明再陷河洛。西蕃擾畿輔。朝廷旰食。復以子儀爲諸道兵馬都統。以兵趨范陽。朝恩又沮解之。明年光弼敗邠山。夫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貞。太原亂。戍鄧景山。乃復以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庭潞儀澤沁等州節度。兼興平定國副元帥。封汾陽郡王。屯絳州。時帝已不豫。羣臣莫得見。子儀固請。乃引至臥內。謂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至屯。誅首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六

郭子儀

三

惡王元振等數十人。辛雲京聞之。亦殺害景山者。諸鎮皆惕息。代宗立。程元振用事。罷子儀副元帥。子儀懼。讓哀肅宗所賜詔勅千餘篇上之。復自陳訴。帝優詔答。初。帝與子儀平兩京。同天下憂患。至是悔悟。眷禮彌重。史朝義尚盜洛。欲使副雍王東討。朝恩元振交訾而止。久之。梁崇義據襄州。叛回紇吐蕃寇河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遽拜子儀爲關內副元帥。鎮咸陽。時罷歸已久。部曲離散。逮承詔。麾下纔數十騎。驅民馬補行隊。至咸陽。蕃兵已過渭水。並南山而東。帝走幸陝。子儀南收兵。得武關防卒數千。泣諭將

士共雪國耻。皆感激思奮。帝恐吐蕃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表曰。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兵出藍田。敵亦不敢東向。帝許之。會張知節迎子儀于洛南。乃遣知節率烏崇福長孫全緒為前鋒。營韓公堆。擊鼓譟山。張旗幟。夜叢萬炬。以疑賊。于是吐蕃夜潰。遂遣李忠義屯苑中。王仲昇守朝堂。斬射生將王撫。以狗破賊書聞。命子儀為京城留守。自變生倉卒。天子出走。天下皆咎元振。元振懼。說帝都洛陽。已可其計。子儀奏請還都。曰。雍州古稱天府。右隴蜀左嶠。函負清渭濁河之固。地方數千里。秦漢所以成帝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六

郭子儀

四

業也。故高祖入關定天下。先帝興朔方。誅慶緒。陛下席西土。戮朝義。雖天道助順。亦地勢則然。比吐蕃憑陵而不能抗者。臣能言其畧。夫六軍皆市井人。竄虛名。逃實賊。一日驅以就戰。有百奔而無一前。又宦寺掩逃。庶政荒奪。遂令陛下彷徨暴露。越在陝服。斯委任失人。豈地之非良哉。今道路流言。不識信否。咸謂且都洛陽。洛陽自大盜以來。焚埃畧盡。寰服不滿千戶。千里蕭條。何以奉萬乘。性餽。供百官。次舍哉。陛下意者以京畿新罹剽掠。國用不足乎。昔衛為狄滅。文公廬于漕。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

况赫赫天子躬儉節用寧為一諸侯下哉。臣願陛下斥素餐去冗食。抑闔寺任直臣。薄征弛役。卹隱撫鰥。委宰相以簡賢任能。付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帝得奏泣謂左右曰。子儀固社稷臣也。朕西決矣。乃還長安。既見子儀。謂用卿晚。故至此。因賜鐵券。圖形凌煙閣。廣德二年。僕固懷恩反。詔子儀為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儀至河中。懷恩走雲州。復誘吐蕃回紇數十萬眾入寇。朝廷震恐。詔子儀屯奉天。召問方略。子儀曰。懷恩勇而少恩。士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六

郭子儀

五

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無能為也。至奉天。諸將請戰。子儀曰。客兵深入。利于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數日。果不戰而遁。子儀以安史昔據洛陽。故置節度使以制其要衝。今大盜已平。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請罷之。仍自河中為始。從之。遂罷河中節度。及耀德軍入朝。進尚書令。以太宗嘗為此官。固辭不受。永泰元年。懷恩盡誘吐蕃回紇黨項羗渾奴刺等三十萬眾掠涇邠。躡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急

名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敵圍已合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時懷恩暴疾死回紇吐蕃爭長不相睦子儀使李光瓚說回紇共擊吐蕃回紇曰令公在此乎給我耳若在此可得見乎光瓚報子儀子儀遂挺身往說之與數騎開門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帥藥葛羅執弓注矢立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于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背恩德而助叛臣且懷恩叛君棄母于汝何有今吾挺身而來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六

郭子儀

六

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晏駕令公亦捐館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計甚便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悞負公誠深請爲公盡力以謝過子儀命取酒與其酋長共飲申盟誓諸酋皆大喜曰歸者巫師言此行甚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吐蕃知其謀夜遁遣白元光合回紇衆追之俘斬六萬盡還所掠士女入朝加

實封二百戶。復還河中。大曆二年，吐蕃寇涇州，詔屯涇陽，敗之于靈州。明年，還河中，吐蕃復寇靈武，詔屯奉天，又擊敗之。議者以吐蕃數為寇，馬璘在邠，不能支，乃以子儀兼邠寧節度使，屯邠州。德宗嗣位，詔還朝，賜號尚父，加太尉、中書令。實封二千戶。建中二年卒。年八十五。贈太師，陪葬建陵。諡忠武。配享代宗廟。廷子儀，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每降城下邑，所至輒得人士心。遭幸臣魚朝恩、程元振短毀，無纖毫顧望。握兵處外，聞詔命，即日就道。故讒間不行。方破吐蕃靈州時，朝恩使人發其父墓，子儀入朝中外。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六

郭子儀

七

大懼。帝唁之，子儀叩頭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卒殘人墓。今及此，乃天譴也。」朝恩又嘗約子儀脩具，元載使人告曰：「軍容將不利于公。」將士請衷甲從，子儀不許。但以家僮十數人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也？」語以所聞。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拊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因承嗣傲，恨不軌。子儀遣使至，承嗣西望再拜。謂使者曰：「此膝不屈于人久矣。」李靈耀據汴州，公私財賦一皆遏絕。獨子儀封幣道其境，不敢留。即持兵衛送。麾下李懷光、渾瑊等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願指進退。如家人然。代宗呼為

大臣而不名。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二十餘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八子七壻。皆貴顯。朝廷諸孫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富貴壽考。終始哀榮。人臣之道無闕焉。子曜。眴。晞。眈。晤。曖。曙。映。而四以才顯。

論曰。子儀一生。惟忠與誠而已。功蓋唐室。而主不疑。權傾天下。而眾不嫉。忠誠之所感也。在易中。孚可化豚魚。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矣。于回。紇。魚。朝。恩。等見之。

李光弼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也。父楷洛，本契丹酋長。開元初，封薊國公。光弼幼持節行，讀書執禮。父憂終喪，不入妻室。祿山之亂，子儀薦其能，詔攝御史大夫、河東節度副使，領朔方兵救常山。次真定，常山民兵執安思義降。光弼不殺，時顏杲卿死後，郡爲戰區，露齒蔽野。光弼酌而哭之，出爲賊幽閉者。恤其家，民心大悅。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等攻饒陽，光弼用思義計，按軍入守。復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思明懼，引去。因東出井陘，與子儀合擊。思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六

李光弼

九

明大敗，走趙郡。立節戰死，希德走鉅鹿，遂收藁城等十餘縣，進攻趙郡，拔之。又與子儀擊之，嘉山大破之。肅宗卽位，詔以兵赴靈武，授戶部尚書、同平章事，兼太原尹、北京留守。監軍御史崔衆以前使王承業軍政弛謬，每狎侮之。至是，詔以兵付光弼。衆慢易如舊，不卽付兵。光弼收衆將斬之。會使者至，除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當斬，今但斬侍御史，若宣制命，卽斬中丞。」使者納詔不敢出，遂斬衆以徇。威震三軍。至德二載，思明等引兵十萬攻太原，時城中卒不滿萬，衆議培城。光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興役是先

自困也。乃撤屋爲柵石車。飛礮擊賊。死傷十二。復穿地道迎之。思明梯衝近城。輒陷。賊宴城下。令倡優詈侮。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入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徙營稍遠。光弼僞約降。而潛穿賊營地爲溝。楛以木。至期勒軍城上。遣將將數千人出。若送款者。俄而賊營忽陷。因鼓譟突騎乘之。俘斬萬計。思明引還。留希德圍守。又擊敗之。斬首七萬。亦遁去。又收清夷橫野等軍。攜李弘義以歸。晉司空封鄭國公。乾元元年。代子儀爲朔方節度副元帥。兵馬使張用濟憚其嚴。有異議。光弼俟其入謁。斬之。驍門諸將懾伏。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六

李光弼

十

次汴州。聞許叔冀降。思明乘勝西嚮。乃如東京。留守韋陟請退保潼關。光弼曰。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遂檄河南尹。率吏民避賊。而自悉軍趨河陽。衆二萬。纔十日糧。與士卒均甘苦。賊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河陽。使驍將劉龍仙。嫚罵挑戰。光弼遣白孝德。以騎五十馳之。孝德擁二矛。策馬亂流而渡。瞋目大呼。斬龍仙首以還。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浴于河南。光弼索軍中牝馬五百。繫其駒。

而出之。思明馬悉浮渡河。盡驅入城。思明怒。泛火船欲燒。

浮橋。光弼先置長竿，承以巨木，裹鉄，又竿上以巡船，遇火不能進，須臾自焚盡。光弼與戰中潭西，大破之。南城守將李抱玉，出奇兵敗賊帥周絜，絜復攻中潭。光弼使荔非元禮擊敗之，絜併兵與安太清攻北城。光弼登陣望曰：「彼軍雖銳而囂，不足虞也。」日中當破，及期未決，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命郝廷玉當之。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貞當之。自以刀納韉中，有決死之志。執大旗，令望吾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旣而廷玉軍不前，趣左右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怯也。」命易馬，僕固懷恩小却，又命取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六

李光弼

十一

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颺其旗，三軍齊奮，斬俘人馬數萬。思明大敗遁去，禽徐璜、玉、李、秦、授等。太清走懷州。上元元年，加太尉、中書令，進圍懷州。思明來救，迎戰沁水上，又破之。光弼壁野水渡，旣夕潛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營。令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必來劫我，若至勿與戰。降則與偕來，左右皆竊笑之。是夜日越果以鉄騎五百至，知太尉已去，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顥，歸必死矣。」遂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禮之，表授特進、右金吾大將軍。暉聞之亦降，皆如所料。諸軍決丹水灌懷州，未下令廷

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禽安太清楊希仲送京師已而思明用謀間魚朝恩讒之帝使使者督戰光弼不得行已意出次邙山懷恩不用命遂大敗懷州復陷朝義乘勝畧申光等十三州光弼復與疾入徐州朝義圍李岑于宋州光弼使田神功擊走之寶應元年封臨淮郡王朝恩元振用事深忌光弼而元振疾之尤甚光弼懼不免及同平章事來瑱以讒死光弼愈懼不知所措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亦畏禍遷延不敢行由是諸將陰懷去就多不稟命恚忿成疾未幾卒年五十七謚武穆光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六

李光弼

十一

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事繼母孝與弟友愛時人稱之

論曰光弼賢將也其用兵峻厲嚴肅料敵如神唐室中興厥功為鉅獨異其起戎行而能持節行讀書執禮以孝友著聞斯豈尋常將帥所可同年語歟使時無朝恩元振不以憂讒懼禍來晚節全鏡之埃則汾陽何以過焉。

楊綰字公權華陰人少孤家貧事母謹甚性沉靜獨處一室左右圖史凝塵滿席澹如也第進士補太子正字舉詞藻宏麗科擢右拾遺肅宗卽位累遷中書舍人歷禮部侍郎建議復古德行鄉舉里選孝廉力田等科罷明經進士其意謂古之選士必取行實今進士試雜文明經加帖括公卿以此待士長老以此訓子誦帖括以僥倖又令舉人投牒自應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置孝廉科令縣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于州刺史考試升之于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六

楊綰

十三

省人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宰相以爲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時論偉之俄遷吏部精覈人物品裁清允天下服其公元載秉政忌綰望高又孤立自守不肯一私謁建言太學當得天下名儒拜爲國子祭酒外示尊重實以散地處之載日貪冒天下士議益歸綰帝知自擢爲太常卿以郊廟禮儀久廢藉綰振起載敗拜平章事修國史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座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每出入從騎數百卽日省之止存十騎御史

中丞崔寬第舍弘侈。亟毀撤之。綰奏罷諸州團練守捉使。減觀察諸道判官員之半。又言舊制刺史被代皆降魚書。開元後威柄外移。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自今刺史有不職。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停。及差人署攝。帝善之。初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迫已。乃薄京官俸。于是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至是綰奏增之。又定節度使以下至主簿尉祿廩。使優狹相均。始兵興從權。官品同而祿例差。及四方既定。元載王縉偷以爲利。因而不改。故江淮大州。月至千緡。而山劔貧險。止數十緡。至是皆復。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六

楊綰

古

其舊。上下有敘。法制初立。代宗方虛心聽納。釐補穿蔽。惟綰是恃。而綰以疾辭位。頗詔敦勉。居旬日。寢劇。詔就中書療治。未幾卒。帝聞之。驚悼。謂羣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也。卽日贈司徒。詔百官會弔。賻贈加等。謚文簡。綰性清儉。車服樸古。不治第宅。不問產業。生計祿廩。分姻舊。隨多寡。輒盡。造之者清談終晷。而不及榮利。欲十以私聞。其言輒愧。止輔政未數月。人心自化。世以比東京楊震云。

論曰。賢哉楊綰之相也。白麻甫宣。風俗已侈。誰邪。子茂。

諸公能貶已以成人之美。要其清望儉德。讐服人心者深矣。綰爲相僅三閱月。釐革弊政。已有可觀。惜天奪之速。如代宗所云耳。唐書贊其論議渾大。雖古王佐無以加。非過譽也。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六

楊綰

五

崔祐甫

崔祐甫字詒孫太子賓客孝公沔之子也世以禮法聞第進士調壽安尉安祿山陷洛陽祐甫冒矢石入私廟負木主以逃累遷中書舍人性剛直遇事不回時侍郎闕祐甫攝省事數與宰相常袞事議不平袞怒使知吏部選每擬官袞輒駁異祐甫不爲下會朱泚軍中猫鼠同乳表其瑞袞率羣臣賀祐甫獨曰可弔不可賀詔使問狀對曰臣聞禮迎猫爲其食田鼠以其爲人去害雖細必錄今不能食鼠而反乳之猫職不修其應若曰法史有不觸邪疆吏有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六

崔祐甫

六

不扞敵臣愚以爲當命有司察貪吏誠邊候勤徼巡則猫能致功鼠不爲害代宗異其言袞益不喜帝崩袞與禮官議天下吏民二十七日乃釋服祐甫以遺詔不可改爭之甚厲袞方入臨遣從吏扶立殿墀上祐甫指之謂衆曰臣爰君前有扶禮乎袞不勝忿乃劾祐甫率情變禮撓國典請貶潮州刺史德宗以爲重改河南少尹始肅宗時天下多事宰相更直掌事若休沐還第非大詔命不待徧曉則聽直者代署以聞是時郭子儀朱泚俱以平章事當署敕尾而不行宰相事帝新卽位袞如故事代署子儀泚入言

祐甫不宜貶帝曰卿向何所言今云非耶二人對不知帝怒以袞爲罔上卽兩換職調袞河南少尹而拜祐甫同平章事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戰討啟丐填委故官賞謬紊永泰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刻塞公道綱紀大壞載誅楊綰相未幾卒常袞當國懲其敝凡奏請一杜絕之惟文辭入第乃得進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滯焉及祐甫相薦舉惟其人不自信畏推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允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耶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六

崔祐甫

七

與聞知何由得其實帝以爲然神策軍使王駕鶴典衛兵久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其變以問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卽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淄青李正己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帝意其詐未能答祐甫曰正己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己奉承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也若不用彼自斂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以朝廷爲重賄帝曰善正己慙服時議者韙其謨謀謂可復貞觀開元之治是歲卒建中

元年也年六十贈太傅諡文貞朱泚之亂祐甫妻王陷賊

中泚嘗與祐甫同列。遺以繒帛菽粟。受而緘鑄之。帝還京。具封以獻。士君子益重其家法云。

論曰。不知其人。視其時。德宗之初。朝廷清明。藩臣惕息。奉職。詔罷四方貢獻。罷梨園。禁天下奏祥瑞。縱馴象出。宮女減常貢。及服玩數十事。中外皆悅。淄青將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自前後數十年。未有比也。祐甫之輔佐。蓋有力云。惜天不祚唐。作相不及二年而卒。及盧杞秉政。撫馭乖方。四鎮稱玉希烈。狂悖。稅間架。除陌錢。之虐政。繼行。以馴至涇原兵之禍。君子謂崔盧之在德宗。猶張九齡之與楊李也。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六

崔祐甫

六

段秀實字成公，汧陽人也。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孝童。及長，慨然有濟世志。舉明經，其友易之秀實曰：「撥章摘句，不足以立功。」乃棄去。天寶四載，從馬靈^{河察}討護蜜有功，授安西偏將。又從高仙芝討大食，仙芝兵失利，夜相失。秀實聞副將李嗣業聲，識之，因責曰：「憚敵而奔，非勇也。免已陷眾，非仁也。」嗣業慙，乃與秀實收散卒成軍而還。又從封常清討大勃律，與戰勝之。常清逐北，秀實曰：「賊出羸師，誘我也。」請大索，悉得其伏，燔焉。改綏德府。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六

段秀實

十九

折衝都尉。肅宗在靈武，詔嗣業以安西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聽梁宰謀，欲逗留觀變。秀實責之曰：「公嘗自稱大丈夫，今天子有急，乃欲晏然，此誠兒女子耳。」嗣業因固請于宰，遂出師。以秀實為副。嗣業為節度使，表秀實為判官。安慶緒奔鄴，嗣業與諸將圍之。署秀實知懷州。時師老，財乏，秀實督餽募士市馬以助軍。諸軍戰于愁思岡，嗣業中流矢卒。眾推荔非元禮代將其軍。秀實聞之，即遺白孝德書，使發卒護喪送河內。親與將士迎諸境，傾私財葬之。元禮高其義，奏擢試光祿少卿。俄而元禮為麾下所殺，將佐多死。

惟秀實以恩信爲士卒所服不敢害更推白孝德爲節度使秀實凡三佐府益知名時吐蕃襲京師代宗幸陝秀實勸孝德卽日鼓行入援兵還薦爲涇州刺史時郭子儀以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兵屯邠州軍士放縱不法邠人之嗜惡者以貨竄名伍中因肆志吏不得問白晝羣行擊傷市人椎釜鬲甕盜盈道至撞害孕婦孝德患之而不敢言秀實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治公見人被暴害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因自請補署都虞候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六

段秀實

十

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悉斷首注槊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秀實徐解佩刀選老嫗者一人持馬徑至晞門下甲者皆出秀實笑而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眙秀實曰尚書負若屬耶副元帥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籍籍如是幾日不大亂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再拜謝曰公幸

教晞以道敢不從命。叱左右皆解甲。令曰：譁者死。秀實曰：吾未哺食，請爲我設具。食已，又曰：吾疾作，願一宿門下。遂臥軍中。晞大駭，旦日偕秀實至孝德所陳謝。邠賴以安。大曆元年，馬璘代孝德爲節度，每處事或不當，秀實固爭之。璘怒甚，秀實曰：罪若可殺，何以怒爲？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置酒謝。自是每事皆咨而後行。璘城涇州，表爲留後，以勞加御史中丞。三年，璘奉詔將徙涇，其軍自四鎮北庭赴難，數征伐有功，旣驟徙，遂出怨言，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日聞警鼓而縱。秀實知之，召鼓人陽怒失節，且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六

段秀實

五

戒曰：每籌畫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童之不果發明。日復約夜，焚馬坊草，因救火作亂。秀實申嚴警備，衣果火，卽下令曰：敢救火者斬。及旦，收捕童之并其黨八人，皆斬以徇。下令曰：後徙者族。軍遂徙，無敢後者。久之，璘有疾，以秀實攝節度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璘卒，擇謹愿將馬頓主喪。李漢惠主賓客。家人位于堂，宗族位于庭，將佐位于衙內，士卒位于營次，非其親不得居喪側。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遠近，皆有定處。違者以軍法從事。有族談離立者，皆捕囚之。別將史廷幹、崔珍等謀因喪作亂，秀實遣廷

幹入京師。徙珍等于外。軍府遂安。卽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頴節度使數年吐蕃不敢犯塞。德宗立。加檢校禮部尚書。封張掖郡王。建中初。宰相楊炎欲城原州。以議不合。改爲司農卿。朱泚反。以秀實失兵。必恨憤。且素有人望。使騎迎之。不納。騎士踰垣入劫之。秀實與子弟訣曰。吾當以死狗社稷矣。往見泚。說之曰。犒賜不豐。有司之過。天子安得知。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掃清宮室。奉迎乘輿。此不世之功也。泚默然。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賓。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岳。欲共誅泚。會源休教泚。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六

段秀實

三

追迫天子。遣韓旻將銳兵三千襲奉天。秀實曰。事急矣。使靈岳竊取姚令言符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得符果還。秀實謂海賓曰。旻還。吾等無遺類矣。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爲之臣也。乃約事急爲繼。而令明禮應于外。翌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語及僭位。秀實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耶。遂擊泚中頴流。血。蟻面。匍匐而走。賊衆未敢動。海賓等卒無應者。忠臣前衛泚。泚得脫。秀實知事不成。乃大呼曰。我不同汝反。何不

殺我。遂遇害。年六十五。海賓靈岳。明禮皆相繼。見殺。帝在奉天聞之。自愧不能用秀實。使盡其才。垂涕梅恨。秀實性清儉。非公會不舉樂。飲酒室無姬。勝賓佐至。議軍政未嘗及私。自涇州被召。戒家人過岐。無納贈遺。泚致綾三百。家人不能拒。輦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第。置司農署之梁間。死後。泚取視。封識宛然。初。白志貞所補禁兵。多取市井富兒。名在軍籍。受給賜。身居市廛。為販鬻。秀實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從容為德宗言。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為爪牙也。若去之。則犬羆馬牛皆能為敵。帝不聽。及亂。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六

段秀實

三

名神策六軍無至者。世多其謀。興元元年。贈太尉。諡忠烈。賜封戶五百。莊第各一區。官諸子。帝還都。輟朝。致祭。表門。間親銘其墓。

論曰。朱泚赫然議稱帝。不虞秀實之唾其面。擊其頭。破裂流血。賤地匍匐而走。此千古一大快也。事雖不濟。死已重于泰山。胡氏猶以未盡善惜之。過矣。不計利害。不計成敗。乃為忠臣。存一毫顧慮之心。隳天下忠義之氣。豈少哉。秀實才可大用。觀其責嗣業。服郭晞。處置徒涇。諸將士精神智量。曠世有幾。歷事四朝。不得一竟其用。

所可惜者。在此不在彼。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六

段秀實

十四

李泌字長源京兆人也。七歲知爲文。開元十六年以童子員儻薦名之。帝與張說觀奕。使賦方圓動靜。說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帝大悅。賜束帛。還家勅善視養之。張九齡尤獎愛。泌一日言嚴挺之太苦勁。蕭誠軟美可喜。泌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謝。呼爲小友。及長。博學善屬文。尤工于詩。以王佐自負。操尚不羈。恥隨常格仕進。遨遊嵩華終南間。天寶間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使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楊國忠疾之。斥置蘄春。肅宗卽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陳天下成敗之幾。帝大悅。延至臥內。事無大小。皆咨之。欲以爲相。泌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于宰相矣。何必屈其志。帝乃止。建寧王倓有才畧。上欲以爲元帥。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可使爲吳太伯乎。帝曰。廣平冢嗣。何必元帥。泌曰。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于元帥。若建寧大功旣成。陛下不以爲儲副得耶。乃以廣平王倓爲天下兵馬元帥。帝與泌出行車。軍士指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

人也。帝謂泌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帝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拜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帝曰。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帝以在東宮時。數爲李林甫構譖。勅諸將克長安。日掘塚焚骨。泌諫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且上皇春秋高。聞陛下錄故怨。將內慙。不懼。萬一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親也。帝感悟。泣曰。朕不及此。因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賊所掠子女金幣。悉送范陽。豈有定四海之志耶。不出二年。天下無寇矣。陛下無欲速。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六

李泌

五

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繫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賊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敝。我常以逸待勞。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然之。會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長安。曰。今戰必勝。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陽。泌曰。今取兩京。亦必得。然賊再強。我必再困。非久安。

之策。且我所恃者。磧西突騎。西北諸戎耳。若先取京師。期必在春。關東早熱。馬且病。士皆思歸。不可以戰。賊休兵秣馬。俟官軍去復來。此危道也。帝不聽。帝以張良娣上皇所念。欲使正位中宮。泌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已也。至于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間耳。良娣由是惡泌。至德二載。又欲立廣平為太子。泌曰。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卽區處。至于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卽位之意耶。宦官李輔國與張良娣相表裏。建寧王倓惡之。數于帝前詆。二入罪。二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六

李泌

七

人譖倓恨不得元帥。謀害廣平。王帝怒。賜倓死。于是倓及泌皆內懼。倓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事乎。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為。二京平。奏迎上皇帝。名泌謂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如此。上皇不來矣。帝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帝曰。奈何。泌曰。今請為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促還京師。就孝養之意。則可矣。帝卽使泌草表。遣使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請復為閒人。帝曰。朕與先生

同憂患。今方同樂。奈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于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蚤。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帝曰。卿且眠。異日議之。泌曰。陛下今就臣臥榻。猶不得請。况異日香案前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帝曰。不意卿疑朕至此。豈朕而辦殺卿耶。泌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得求去。若既辦。臣安得言。陛下向日待臣如此。臣于事猶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乎。帝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帝曰。建寧欲害其兄。謀繼嗣。朕不得已。泌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帝泣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醜太子弘。立次子賢。賢亦廢死。嘗作黃臺瓜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勿再摘。帝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是時廣平有大功。良娣忌而譖之。故泌言及泌。

復請還山。帝曰：俟將發，此議之。其後成都使至，言上皇初得表，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東矣。羣臣表至，乃大喜。曰：吾今方得爲天子父，定行日。帝召泌告之，曰：皆卿力也。踰月，泌復請不已，乃聽歸衡山。代宗立，復召至，賜光福里第，強詔食肉，爲娶妻，元載惡，不附已，出爲江西判官，載誅，詔還，復爲常袞所忌，授澧朗峽團練使，徙杭州刺史，皆有風績。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常侍，帝以河中爲憂，泌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竄伏河中，不日必爲帳下所

臬矣。時蝗旱，議者欲赦懷光，泌破一桐葉以進，言陛下與懷光不可復合，如此葉。初，帝發吐蕃討朱泚，許以安西北庭之地，及泚誅，欲如約，泌言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寔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兵東侵。今與其地，則關中危矣。且吐蕃向持兩端，不戰又掠我武功，何功之有。帝乃止議。者言韓滉聞車駕在外，聚兵修石頭城，蓄異志，帝疑之，泌曰：滉公忠，貢獻不絕，所以修城爲迎扈之備耳。彼性剛，不附權貴，以故多謗毀。臣敢保其無他。帝曰：外議洵洵，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臯爲郎，不敢歸。

省以此故也。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又言于帝曰：臣上章非私于滉，乃為朝廷。今天下旱蝗，關中斗米千錢，而江東豐稔，願陛下蚤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臯，使之歸省。令滉感激，速運糧儲。此朝廷大計也。帝從之。滉感悅，即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陳少游聞之，亦貢米二十萬斛。帝謂泌曰：滉乃能化少游貢米耶？泌曰：豈惟少游？諸道將爭入貢矣。貞元元年，陝虢軍亂，兵馬使達奚抱暉殺節度張勸，謀與懷光合。帝謂泌曰：若蒲陝連屯，則不可制。而水陸之運皆絕，不得不煩卿一行，乃以泌為都防禦。

歷代名臣傳

卷之六

李泌

三

轉運使，使神策軍送之。泌言：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歲月下，請以單騎往，敕馬燧與臣同行。泌見陝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飢，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督令江淮米以賑之。今當令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節矣。抱暉衆聞之，稍自安。泌疾趨而前，將佐不待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不得已亦出謁。泌慰撫之，餘人皆不問。由是反側者自安。泌召抱暉曰：旬汝餘生，以事遣他往。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泌始鑿山開運道，自集津至三門，以便饟漕，避砥柱之險。錄功加禮部尚書。

三年拜平章事封鄴縣侯。泌初視事與李晟等入見。上謂
泌曰。朕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讐。有恩者朕當為卿報之。
對曰。臣素不與人為讐。李輔國元載。今自斃矣。素所善者。
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約
可乎。帝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
功于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
臣。無不憤怨反側。恐中外之變復生也。帝以為然。晟燧皆
起泣謝。上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
延賞。刑法委渾。泌曰。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
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
矣。上笑曰。朕適失詞。卿言是也。時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
泌奏自變兩稅以來。藩鎮州縣。聚斂權率。以為軍資。自懼
違法。匿不敢言。請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于法應留州之
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敢淪
沒者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
曰。寬則人喜于免罪而樂輸。所得必多而速。急則競為隱
匿。非推鞠不能得其實。財不足以濟今日之急。而皆入于
姦吏。所得必少而遲矣。帝曰。善。乃以元友直為諸道勾勘

兩稅錢帛使先是張延賞嘗罷天下吏員泌以爲州縣可省吏員不可省因請復常員而罷冗官歲減用度是時刺史月俸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薄泌以爲外太重內太輕乃隨官開劇普增其奉爲竇參所必不能悉如所請張延賞與李叔明有隙密奏叔明子昇私出入郃國大長公主第帝使泌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其延賞乎帝問何以知之泌具言二人隙故且云昇典禁兵延賞無以中傷而郃國乃太子妃之母故欲以此陷之耳帝笑曰是也俄有告主淫亂且厭禱帝怒幽主禁中切責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六

李泌

三

太子太子懼請離婚帝召泌示廢立意且稱舒王賢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而欲立姪臣不敢以古事爭陛下今奉十宅諸叔若何帝曰卿不愛家族耶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得不盡言使畏陛下盛怒而爲曲從他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殺之泌不吾諫吾亦殺爾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寃殺臣子以姪爲嗣臣未得歆其祀也因嗚咽流涕帝亦泣泌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帝曰建寧叔實寃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爲此故辭

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爲陛下相。又覩茲事。臣當日臨辭盡言。肅宗亦悔而泣。且先帝自建寧死常懷危懼。臣亦爲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構之端。肅宗乃悔而泣。帝意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承乾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朝臣數十人鞠之。事狀顯白。然當時言者猶云。望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且陛下既知肅宗急而建寧寃。願深戒其失。從容三日。究其緒端。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迹。願陛下如貞觀之法。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六

李泌

三

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于武惠妃譖太子瑛殺之。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太子居少陽院。未嘗接外人。與外事。安得有異謀。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况但以妻母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向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帝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也。然陛下還宮。當自審。勿露此意于左右。露之。則皆欲樹功于舒王太子危矣。帝曰。具曉卿意。間日。召泌泣曰。非卿

切言朕悔無及太子仁孝實無他也必拜賀因曰臣報國足矣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帝慰諭不許初河隴沒于吐蕃安西北庭及西域使在長安者歸路阻絕皆仰給度支必知胡客皆有妻子買田宅不欲歸命停其給凡四千人詣政府訴之必曰此皆從前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絕各遣歸國不願者當于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爲唐臣于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必皆分隸神策兩軍禁旅益壯歲省五十萬緡帝嘗從容論盧杞清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必歷代名臣傳

曰此乃杞所以爲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害顏真卿激李懷光叛賴陛下竄逐之不然亂何由阻帝曰楊炎以童子視朕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士桑道茂預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致泌曰天命池人皆可以言之君相造命不當言命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用矣泌又極論曠騎六軍之弊勸帝復府兵帝曰侯平河中當與卿議之帝憂飢亂之後經費不充欲減戍卒泌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是粟麥日賤府兵亦成帝曰如何泌曰此須急爲

之過旬月則不及矣。今吐蕃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爲綵纈。以市之。計十八萬疋。可致牛六萬頭。又命鑄農器。糴麥種。給邊軍耕荒田。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貯。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少。粟麥必賤。帝曰。府兵亦集如何。泌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于其上。不復思歸。三年應代。下令願留者。卽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不過數番。則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六

李泌

三五

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庶也。帝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帝曰。計將安出。泌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泌意欲結回紇。大食。天竺。雲南。與圖吐蕃。今吐蕃所備者多。知帝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並屯田之議不行。故未敢言。旣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十五六。久之。回紇求和親。帝不許。泌乃由前說。帝曰。三國皆如卿言。惟回紇不可。泌曰。豈非以陝州之恥耶。帝曰。然。韋少華等以朕受辱而死。朕豈能忘。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後復入寇。爲今可汗所殺。然則

今可汗乃有功于陛下。又何怨耶。是後凡十五對。帝皆不許。泌又反覆極論之。帝謂李晟馬燧曰。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自覺少理。皆對曰。誠如泌言。帝曰。朕與之為怨久。今往與和。若拒我。益取笑。泌曰。臣以書與之約。令稱臣子。每來不過二百人。市馬不過千匹。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如約。則威加北荒。勞讐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帝曰。至德以來。與為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又安肯。泌曰。其國素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再發一書耳。

帝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所約五事皆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六

李泌

三

聽。帝大喜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因與論招雲南大食天竺之計。皆從之。先是帝嘗謂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直錢五十萬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官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陛下勿受貢獻。及罷宣索。必有所須。降敕折稅。不使姦吏因緣誅剝。上從之。及元友直運江淮錢帛二十萬至。泌悉輸之大盈庫。然帝猶數有宣索。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四年六月。薦處士陽城。帝徵為諫議大夫。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

士當之矣。五年三月卒。年六十八。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為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讜論。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為世所譏。

論曰。李泌一代名臣也。尤善處人父子之間。留侯鄴侯異世同稱。信哉。泌謀甚忠。功甚偉。史氏以其好言神仙詭誕。為時所輕。屈矣。泌歷事諸君。未嘗以神仙詭誕之說進。德宗欲立白起廟。泌曰。臣聞國將興。聽于人。立廟析禱。將長巫風。由是觀之。泌何嘗好鬼道乎。篤信黃老。乃其學術之差。漢唐以降。聖學不明。雖以泌之賢。不色為異端所牽惑。悲乎。其無師儒也。幸其武止一身。不以施之于國。則其心之明。猶不肯離乎正。君子觀其忠貞事業焉可。

